

孔子的生平及弟子

何 佑 森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
| 一、聖人後裔 | 六、在陳絕糧 |
| 二、吾少也賤 | 七、隱者之譏 |
| 三、在齊聞韶 | 八、孔子歸魯 |
| 四、誅少正卯 | 九、孔子弟子 |
| 五、子見南子 | 十、孔子思想 |

一、聖人後裔

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，西元前五五一年，距離今天已經有兩千五百餘年的歷史了。他是聖人的後裔，後來自己也修養成為聖人。聖人二字，先後見於左傳昭公七年、及史記孔子世家，兩書中對於孔子的祖先弗父何與正考父的品德，有相同的記載。司馬遷說：

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，誠其嗣懿子曰：孔丘，聖人之後。滅於宋。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。及正考父佐戴、武、宣公，三命茲益恭。……吾聞聖人之後，雖不當世，必有達者。今孔丘年少好禮，其達者歟。吾即沒，若必師之。史記孔子世家

孔子的先世所以能為聖人，是由於弗父何能讓，正考父能恭。能讓的人不爭，能恭的人不驕，有這種美德的人就是聖人。孔子是聖人之後，加以年少好禮，自然就繼承了他祖先的這份美德。

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淵，曾將聖人提升到高不可攀的地位。

顏淵喟然嘆曰：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論語子罕
顏淵形容孔子有一種可望而不可及、恍惚而不可捉摸的氣象。

太宰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聖者與？何其多能也？子貢曰：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同上

孔子的生平及弟子

太宰以聖與能問子貢，子貢說，孔子是天生而又多能的聖人。

叔孫武叔毀仲尼。子貢曰：無以爲也，仲尼不可毀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多見其不知量也。子張

子貢又說，孔子是日月，而賢者祇是丘陵。人可成賢，而無法成聖。可是孔子却自謙地說：

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。述而

孔子不以聖人與仁者自居。他曾感慨地說：

聖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！得見君子者斯可矣！述而

孔子生在亂世，不敢奢望能遇到聖人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祇求能見到君子，內心已是十分滿足。可見孔子心目中的聖人和君子不同，君子又和一般世俗之人不同。

子貢曰：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子曰：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？堯舜其猶病諸！雍也

孔子期待的聖人，是一個能爲人類廣施博與的在位者。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脩己以敬。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脩己以安人。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脩己以安百姓。脩己以安百姓。堯舜其猶病諸。憲問

孔子所祈求的，是在位者必先要有君子的修養，自身既是君子，更重要的，使天下百姓都能得到安樂。能脩己，能安百姓，自然就是聖人。孔子一生，不在堯舜之位，自謙不是聖人，不過却時常勸勉他的弟子，至少要做一個君子，得位行道，然後再做聖人。

孔子雖不是堯舜，其實他就是聖人。

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天天如也。述而

孔子性情開朗，態度和藹；給人一種悠閑從容、一團和氣的印象。

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述而

孔子性情溫和，其實是不可侵犯；面貌威嚴，其實是平易近人；待人謙恭，其實是出之自然。

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述而

聖人不是神，有哀慟的情感；不過孔子不是獨哀，而是哀人之哀，與人同哀。

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述而

聖人不是神，也有歡樂的情感；不過孔子不是獨樂，而是樂人之樂，與人同樂。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先進

顏淵、季路侍。子曰：盍各言爾志。……子路曰：願聞子之志。公冶長

孔子和他的弟子，不因年齡的懸殊，地位的不同，以及知識的差距，而拉長了情感上的距離；相反地，他們經常無拘無束地互相交換自己的志願，以及各人發自內心的言語，因此弟子在親切的閑談中，不自覺地聽到了最有益的教誨。

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曰：割雞焉用牛刀。……子曰：二三

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戲之耳。陽貨

孔子的輕鬆幽默，使武城地方的弦歌，平添了許多快樂的氣氛。

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述而

子在衛擊磬。憲問

孔子聞韶擊磬，醉心古樂，常到忘我的境界。

子夏問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，何謂也？子曰：繪事後素。

曰：禮後乎。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八佾

孔子從文學和藝術中，認識到現實的人生。

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曰：山梁雌雉，時哉！時哉！子路共之，三嗅而

作。鄉黨

孔子愛好自然，有時也擺脫世俗的煩擾，漫步在一個清靜的有山溪水流的地方，看到一隻在水橋上神態閑適的雌雉，時飲時啄，時飛時止，逍遙自得，神情嚴肅口中輕輕的唸着「時哉！時哉！」從此對人生有了更深一層的領悟。

子謂顏淵曰：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我與爾有是夫！述而

孔子藏道於身，時時充實自己，不因不能用世而感到氣餒，他只期望：「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。」述而 終有一日達到聖與仁的境界。其實，孔子的動靜語默，就是聖與仁的最高表現。從論語的記載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，孔子是一位人人可以親近的聖人，不是一個用泥土塑造出來的聖人。

二、吾 少 也 賤

孔子並不隱瞞自己早年貧困的生活，也不以曾做低下的職業——所謂「鄙事」為恥。他說：

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……牢曰：子云：吾不試故藝。子罕
藝是技藝、技能，維持生活需要多習技藝。孔子爲了求生，就曾當過委吏和乘田的小吏。孟子說：

孔子嘗爲委吏矣，曰會計當而已矣。嘗爲乘田矣，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。萬章
孔子自謂：「吾非生而知之者」述而。聖人不是生知，生下來和常人一樣；不過，在生命成長的過程中，不學的變爲常人，好學的成爲聖人。孔子說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；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公冶長 孔子管理過倉庫，飼養過牛羊，在各種低賤的職業中，先學會了謀生的技能，解決了生活的困境，同時也深切地體會到普通一般人民的生活之道。

子曰：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。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述而
孔子未嘗不想改善貧苦的生活，財富可以求得，執鞭雖是賤職，他也欣然樂意去做。

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述而
孔子寧可安於貧窮，過着簡單而逍遙自在的生活，也不願留戀浮雲，用不正當方法得到富貴。孔子所以能爲聖人，是他能在任何逆境中，不做不義的事。

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。爲政
孔子從十五歲立志學藝，到三十歲學藝完成，成爲魯國唯一兼通禮樂射御書數各種技藝的人。從此他的生活開始有了轉變。

子曰：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述而
孔子依賴一束乾肉以上的學費維生，以自己所學習到的技藝，教誨各處來魯受學的弟子。司馬遷說：

孔子不仕，退而脩詩書禮樂，弟子彌衆，至自遠方，莫大受業焉。史記孔子世家
孔子五十歲前，眼看季氏專政，陽虎擅權，決心暫時隱退，立了有教無類的宗旨，使遠近各國各階層子弟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。

孔子以詩書禮樂教，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同上

孔子五十五歲後，出遊各國，十四年中，受教弟子陸續增加，經濟生活自然也就得到改善。

衛靈公問孔子，居魯得祿幾何？對曰：俸粟六萬；衛人亦致粟六萬。同上

孔子受到各國諸侯的禮遇，在衛國時，靈公致粟六萬小斗，相當於漢朝太子太傅以下到三輔長官及郡國守相秩二千石（月各百二十斛）的俸祿。史記索隱

君命召，不俟駕行矣。鄉黨

孔子思鄉心切，六十八歲回到魯國。平日出必有車；每次哀公召見，不等僕人套車，便匆忙地徑自徒步前往。

君子不以紺緼飾，紅紫不以爲褻服。當暑，袗絺綌，必表而出之。緇衣羔裘，素衣麕裘，黃衣狐裘。褻裘長，短右袂。必有寢衣，長一身有半。狐貉之厚以居。去喪無所不佩。非帷裳，必殺之。羔裘玄冠，不以弔。吉月，必朝服而朝。齊，必有明衣，布。同上

孔子晚年衣著，守着一一定禮節。他對於衣裳的顏色、質料、尺寸、剪裁，一點不肯馬虎。至於顏色的搭配，以及不同時節、不同場合的服飾，也一點不肯隨便。

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。食饅而餲，魚餒而肉敗，不食。色惡，不食。臭惡，不食。失飪，不食。不時，不食。割不正，不食。不得其醬，不食。肉雖多，不使勝食氣。惟酒無量，不及亂。沽酒市脯，不食。不撤薑食，不多食。祭於公，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食不語，寢不言，雖疏食菜羹瓜祭，必齊如也。同上

孔子晚年飲食，也同樣守着一一定禮節。他早年貧困，後來受過諸侯的祿養，收過弟子的束脩，生活自然就改善了。他懂得養生，不吃腐爛變色變味的食物，至於他吃的稻米魚肉，要舂得精緻，要切得細巧，看起來似乎是苛求挑剔，實際上他並不嫌棄粗茶淡飯。從不以「惡衣惡食」爲恥里仁。他祇約束自己不暴飲暴食，醉酒容易亂性，飽食有傷身體，飲食雖是小事，如沒有禮的節制，對人對己，都一無好處。所以子貢問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孔子回答說：「可也。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學而顏回簞食瓢飲，是貧而能樂。雍也孔子衣食無憂，每食必祭，祭時恭恭

敬敬，像齋戒一樣，是富而好禮。有人或許懷疑，一個人窮愁潦倒，命都不保，如何能樂？祇要生活舒泰，衣食考究，自然就會好禮。殊不知聖賢和常人分別就在這裏，常人祇重穿衣吃飯，追求一己的滿足；而聖賢君子則在穿衣吃飯中，更重要的，是要追求人類共同的慾望。

三、在 齊 聞 韶

魯襄公二十九年，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聘問，得見虞舜的樂舞名叫「韶箛」的，夏禹的樂舞名叫「大夏」的，商湯的樂舞名叫「韶濩」的，周文王的樂舞名叫「象箛、南箛」的，周武王的樂舞名叫「大武」的；到魯昭公二年，晉韓宣子亦到魯國聘問，見易象與魯春秋，說：「周禮盡在魯矣！」俱見左傳，足證魯國保存了舜、禹、湯、文王、武王等四代天子的樂舞。禮和樂，樂和舞的制度，是維持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的一種力量，當禮樂不能約束人類行為、和諧人類情感的時候，必然會引起天下大亂。韓宣子聘魯二十餘年後，魯國大夫季氏，竟僭用了天子的樂舞。

孔子謂季氏，八佾舞於庭，是可忍也。孰不可忍也。八佾
季氏私用八佾樂舞，孔子不以爲然，於是去魯適齊。

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述而
韶是舜樂，可能和季札聘魯所見的韶箛是同一性質。孔子三十五歲在齊國時，學習韶樂，據史記孔子世家，心裏懷有一種好古敏求的溫情；而季氏私用八佾樂舞，心中却暗藏一種叛逆的陰謀。孔子所以能爲聖人，季氏所以成爲亂臣，從兩人對音樂所持的態度，可以看出一點痕跡。

樂則韶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衛靈公
虞夏商周四代的音樂，孔子最醉心韶樂。韶是古樂，音節簡單，出自自然，不矯揉造作，有原始質樸的風格。孔子最厭惡鄭聲，鄭聲是今樂，音節繁雜，如同佞人之變化多端，如同小人之巧言令色，這些音調，聽來悅耳，却非出自真情，它可以摧毀人的意志，祇有禁絕遠離，才不致使情感腐蝕。

子謂韶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；謂武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八佾
古代的音樂，每一時期的風格不盡相同，孔子評價最高的是早期虞舜時的韶樂，因爲

韶樂的聲調，柔和自然。聽起來是一片平和氣象，可以稱得上是盡美盡善；至於後期武王時的武樂，聲調激昂威武，帶有一種肅殺之氣，違反了人類和平的本性，到達不了自然至善的境界，這是孔子特別感到遺憾的。孔子後來到了衛國，曾從師襄學琴。

孔子學鼓琴師襄子，十日不進。師襄子曰：可以益矣。孔子曰：丘已習其曲矣，未得其數也。有閒曰：已習其數，可以益矣。孔子曰：丘未得其志也。有閒曰：已習其志，可以益矣。孔子曰：丘未得其爲人也。孔子世家

琴是六藝中的一藝。大凡禮樂射御書數中任何一藝，孔子無一不學，無一不習，所以孔子深通六藝。三千弟子中有七十二人也深通六藝。¹ 孔子從師襄學琴，不祇是死讀曲譜，而是習其曲數，習的次數愈多，技巧愈是純熟，宮商節奏中規中矩，內心深處自然流露出一種無限的喜悅。孔子愛好音樂，過的是藝術生活，不是成天愁眉苦臉、板起面孔說教的聖人。他說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譬如學習韶樂，而最後透過曲數了解到帝舜的爲人，從此所獲得的內心喜悅，不是一般爲滿足慾望而學習的人所能感受到的。

子擊磬於衛。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，曰：有心哉，擊磬乎。既而曰：鄙者，硜硜乎。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子曰：果哉！末之難矣。憲問

孔子在衛擊磬，無意間道出自己用世的心事。聽到磬聲的是一個擔荷草器的隱者，他稱得上是知音的人，却和孔子道不相同。可惜磬音不爲世人所知，孔子空有用世的抱負，却終于不爲世人所用。

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，曰：「割雞焉用牛刀。」陽貨
孔子不爲時君所用，晚年回到魯國，專心教書工作。弟子中子游從政，當武城邑宰，用禮樂教化百姓，使孔子的理想政治得在魯國的邊境武城實現。孔子率領弟子往游武城，居然在這個小邑聽到處處都有琴瑟詩歌的聲音，家家和氣，人人歡樂，好像自己突然回到了虞舜的時代，無憂無慮地過着家給人足的生活。

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述而

1. 陳槃先生認爲六藝指的是六經，參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，春秋時代的教育，四十五本第四分，頁七六七～七七七。

孔子的生平及弟子

孔子在齊國時，聽到古代的韶樂，嚮往着當時的聖人政治，曾經食不知味；現在聽到春秋的民謠，一而再地和善歌者唱和，希望從他們的歌聲中，儘量能了解亂世百姓的心情，捉摸當時作曲者心中的寄託。

子曰：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子罕

孔子晚年，弟子散居四方，傳播儒學；自己則閑居在鄉，潛心傳統的文化，整理殘缺零亂的樂章，要人們都能遠離鄭聲，唱出失落已久的商周兩代的雅頌詩篇。

四、誅 少 正 卯

魯定公九年，公元前四九七年，孔子當了魯國司寇，上任纔七天，就殺了魯國知名人物少正卯。荀子最早記載了這件史事：

孔子爲魯攝相，朝七日而誅少正卯。門人進問曰：夫少正卯，魯之聞人也，夫子爲政而始誅之，得無失乎？孔子曰：居，吾語女其故。人有惡者五，而盜竊不與焉。一曰心達而險，二曰行辟而堅，三曰言僞而辯，四曰記醜而博，五曰順非而澤，此五者，有一於人，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；而少正卯則兼而有之：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，言談足以飾邪營衆，強足以反是獨立，此小人之桀雄也，不可不誅也。是以湯誅尹諧，文王誅潘止，周公誅管叔，太公誅華仕，管仲誅付里乙，子產誅鄧析、史付，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，不可不誅也。詩曰：「憂心悄悄，慍于羣小。」小人成羣，斯足憂矣。賓坐

孔子誅少正卯這件大事，我們在論語、左傳、孟子書中找不出一點痕迹，而突然出現在荀子書中，雖然後來尹文子聖人篇，以及漢代淮南子汜論訓、史記孔子世家、劉向說苑、王充論衡等相繼引述，並十分肯定這個故事的可靠性；不過從南宋朱熹、葉適開始，到清代的崔述、梁玉繩等，却懷疑這個故事的可信程度，他們列舉很多理由，說明誅少正卯事是出自荀卿以後學者的虛構。

古人和今人做學問的態度不同：古人尊孔子，講儒學，是本着求真的精神，爲的是延續傳統文化的命脈；今人做學問，爲的是要挖根，要突破，用曲解古書的方法，要捨命挖掉二千多年前孔子辛苦培植的文化命根，要用勁突破二千多年來國人堅信不移的聖人觀念。要爲我們換一個新的聖人，要將擁有廣土衆民的所謂現代帝王捧上聖

人的寶座。爲辨正史事，以下先節錄今人對荀文的一段新解：

請看孔子是怎樣宣布少正卯的罪狀的（見荀子宥坐）。

孔子說：下面五條，只要犯有其中一條的人，就應該處死。

一、通達古今之變，了解事物變化的人，是容易鋌而走險的（「心達而險」）；

二、不以奴隸制的正道而行，固執地走所謂革新之路的（「行辟而堅」）；

三、把他的所謂革新道理說得頭頭是道的（「言僞而辯」）；

四、對奴隸統治中所產生的一些腐朽不穩的現象，知道得非常之多的（「記醜而博」）；

五、把反奴隸制的道理說得義正詞嚴似的（「順非而澤」）。

孔子說，現在少正卯對這五條都犯了，所以非殺不可。他根據這五條定少正卯的罪案，那就是：

一、聚衆結社（「居處足以聚徒成羣」）；

二、鼓吹邪說（「言談足以飾邪營衆」）；

三、淆亂是非（「強足以反是獨立」）。

少正卯倡導革新，是適應當時歷史發展和人民羣衆的願望的。孔子殺了少正卯，連他的學生子貢也懷疑是錯誤的（「孔子家語」）。

按以上引文是楊榮國撰「孔子——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」中「孔子的政治立場」，刊登在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一日偽「人民日報」第二版，轉引自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出版毛共「批孔資料彙編」。

孔子不是一個好殺的聖人，也不是一個守舊而不求「革新」的聖人。我們不必盲從漢儒的記載，抹殺了宋明清儒的求真懷疑的態度，應該直接從論語中了解孔子平日的爲人和言論，真相自然大白。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，曰：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孔子對曰：子爲政，焉用殺。顏淵

孔子反對爲政用殺，那有自己當了司寇，在魯國當權派季氏眼前，殺了一個少正卯，樹立了許多「聚徒成羣」的仇敵？

子曰：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，誠哉是言也。子路

孔子的生平及弟子

孔子主張以德以禮代替殺人的政令刑罰，所謂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爲政 刑殺必然使人心生畏懼，只有去刑去殺，上下的情意才能溝通，人與人間也不會有爭訟的事情發生。這是孔子所說的法，也是後來儒家所講的法。誅少正卯用的是法家之法，是後來韓非、李斯所講之法、根本違背了孔子爲政的原則。

廐焚，子退朝，曰：傷人乎？不問馬。鄉黨
馬廐燒了，孔子回到家裏，急問：「傷人乎？」孔子有如此愛人之心，豈能「不教而殺」，做出一個有失人心的暴虐舉動？堯曰

孔子也不是泥古守舊的聖人。他說：

齊一變，至於魯。魯一變，至於道。雍也
變就是革新，道就是王道。孔子爲轉移齊國風俗，所以要變，要革新；爲使魯國適應當時歷史的發展，所以反對霸業，特提王道政治的理想，作爲魯國政治改革依據。

子張問十世可知也？子曰：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爲政

孔子既知夏商周三代禮制的因革損益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，豈有誅少正卯，剷除「倡導革新」派勢力的道理？其實孔子當了司寇，做了兩件極有意義的大事：一是魯定公十年，齊魯兩國諸侯在夾谷的會盟。齊景公欲以武力劫持魯君，滿足他的征服野心，當時由於孔子的正義言辭，終使齊國的霸業受到一次很大的挫折，歸還了魯國的侵地；一是定公十二年的墮三都運動。孔子有意要削弱魯國孟、叔、季三家割據的勢力，徹底清除叛臣陽虎、公山不狃等禍亂的根源，提議拆毀三家都邑，最後由於孟氏抗命，孔子的王道政治理想受到惡勢的阻撓不能實現，到了第二年，祇好離開魯國。

五、子 見 南 子

在中國古代宗法和封建制度下，在兩千多年前的魯國，竟然出現了一個極端自由的國家，這是富有強烈自由意識的現時代人所意想不到的事。當昭公、定公、哀公的時代，季孫氏身爲大夫，專橫霸道，僭用了天子的八佾樂舞，孔子是一平民，却嚴厲指摘季氏這種越禮的行爲，可是有權有勢的季氏，並不因此憑藉權勢，剝奪孔子的言

論自由。

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八佾

孔子對孟氏、叔氏、季氏三家的撤祭歌雍，不守上下尊卑的禮制，也極為不滿。

三家者以雍徹。子曰：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於三家之堂。八佾

孔子甚至用兵墮郕墮費，推展墮三都運動，最後受到孟孫氏的阻撓，未能達成他的願望，可是三家並未憑藉權勢，約束孔子的行動自由。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路顏回等人，將家室安頓以後，很從容地離開魯國。

孔子行乎季孫，三月不違。曰：家不藏甲，邑無百雉之城。於是帥師墮郕，帥

師墮費。公羊傳定公十二年。按左傳定公十二年與孔子世家亦載孔子墮三都事。

季桓子接受齊國饋贈的女樂，三天不聽政事；孔子在失望不得已的心情下，才決定了周遊各國的打算。

齊人歸女樂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微子

孔子懷抱天下為公的理想，先到衛國。衛靈公不因孔子魯人而歧視孔子，曾致粟六萬，要求孔子在衛國做官。衛靈公能用魯人，足證衛國也是一個自由的國家。

衛靈公問孔子，居魯得祿幾何？對曰：俸粟六萬。衛人亦致粟六萬。孔子世家孔子在衛國做了官；這時，衛靈公的夫人南子已經私通宋朝，太子蒯聵認為這是一件羞恥的事，想殺掉南子，謀殺失敗後，逃到宋國。左傳定公十四年孔子對這件事有點感慨，不便議論南子的淫行，祇隱約說到在衰世中出現像宋朝這樣一類敗德壞行的人。

子曰：不有祝鮀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！齊也

南子有一天或想召見魯國來的孔子。

子見南子，子路不說。夫子矢之曰：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齊也

靈公夫人有南子者，使人謂孔子曰：四方之君子，不辱，欲與寡君為兄弟者，必見寡小君。寡小君願見。孔子辭謝，不得已，見之。夫人在絺帷中，孔子入門，北面稽首。夫人自帷中再拜，環佩玉聲璆然。孔子曰：吾鄉為弗見，見之，禮答焉。子路不說，孔子矢之曰：予所不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孔子世家

南子是一國夫人，孔子不得不見。孔子北面稽首，南子帷中再拜，這是君臣相見的禮節。假設孔子當時堅辭不見南子，那麼就有失禮背禮之嫌。衛靈公因孔子熟知「俎豆

孔子的生平及弟子

之事」，故重用孔子；孔子平日重禮講禮，豈肯不尊國君夫人，而在衛人心中留下一個違禮的口實？子路不在衛國做官，可以不見南子；而孔子則不得不見南子，否則就是違禮。子見南子後，在從遊弟子中，獨「子路不說」；後來「在陳絕糧」，獨「子路慍」，是子路祇知「軍旅之事」，不知「俎豆之事」，平日常表現出一種魯莽無禮的剛強性格，孔子說他「行行如也」行行，剛強的意思，見先進篇。當然深知他不是存心無禮，祇好對天發誓說：我的所作所爲，祇求天知，不求人知。我做錯事，天自然會厭棄我；我沒有做錯事，又何必求人諒解。

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學而
子路不知孔子，而孔子不慍。在孔子看來，做人是我自己的事，別人不能知，我也不求人知，想通了這一點，心中自然不會無故生怨。孔子一生守禮，以子路的性格來說，必然無法了解孔子。

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；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明日遂行。衛靈公
衛靈公不問禮而問陣，孔子於是毅然離開了衛國。

六、在 陳 絕 糧

孔子在周遊各國的旅途中，常會遇到一些不如意事。在宋國的匡邑，受到匡人的圍困，被拘五天，幾乎不得脫身。

孔子去衛，過匡，匡人聞之，以爲魯之陽虎。陽虎嘗暴匡人，匡人於是遂止孔子。孔子狀類陽虎，拘焉五日。孔子世家

子畏於匡。曰：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，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！子罕

孔子以「斯文」爲己任，當急難時，他的態度仍如平日那樣地從容鎮定。匡人危害孔子，孔子是無可奈何；孔子不幸爲匡人所害，孔子自信，匡人却奈何不了這傳統文化。

子畏於匡，顏淵後。子曰：吾以女爲死矣。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。先進
孔子關心顏回，顏回安慰孔子，師弟子在言辭間流露出無限真情。顏回不輕言死，他

要死得其所。孔子在世一天，他要追隨一天，顏回不忍師在而先死，讓孔子獨自承受這歷史文化的使命。

孔子經過宋境，司馬桓魋欲殺孔子。

子曰：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！述而

孔子不悅於魯衛，遭宋桓司馬，將要而殺之，微服而過宋。孟子萬章

孔子去曹適宋，與弟子習禮大樹下。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，拔其樹。孔子去。

弟子曰：可以速矣。孔子曰：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！孔子世家

孔子在危難時，一再說：「其如予何」，這是「勇者不懼」的表現。子罕，桓魋欲殺孔子，祇能殺其身，不能殺其德。身死而德不死，所以孔子說：其如予之德何！後來孔子到了陳國。

在陳絕糧。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慍，見曰：君子亦有窮乎？子曰：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衛靈公

陳蔡大夫……相與發徒役，圍孔子於野，不得行。絕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孔子講誦弦歌不衰。孔子世家

小人窮困時，心裏最恨君子，於是做盡壞事，使君子蒙受傷害，使自己感到滿足；君子窮困時，先是掃除心中雜念，既不怨天，也不尤人，憲問。希望用弦歌的聲音，使自己的心志平和堅定，使小人能改變他危害君子的意念和作為。子路不知孔子，更不知在行道途中，隨地都有阻人的荆棘，所以到了陳國，為絕糧而生怨恨，為行道受阻而有怨言。這種種危機，在孔子看來，都是意料中事。

孔子南適楚，厄于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堪，弟子皆有飢色。荀子宥坐。

孟子盡心亦記此事。

孔子知弟子有慍心，乃召子路而問曰：吾道非邪？吾何為于此？子路曰：意者吾未仁邪，人之不我信也。孔子曰：有是乎？由，譬使仁者而必信，安有伯夷叔齊，使知者而必行，安有王子比干！孔子世家

人要行道，是由於天下無道。孔子一生都在講孝道、仁道、忠道、恕道，是由於天下有不孝、不仁、不忠、不恕的人。立志行道是我的事，信不信道是人的事。夷齊餓死，比干殺死，這些都是寧可犧牲自己生命的仁者智者，如果夷齊比干因武王紂王不

孔子的生平及弟子

信不行便不仁不智，後世人以是爲非，以非爲是，古史人事，從此就無是非可言了。

子貢入見。孔子曰：吾道非邪？吾何爲于此？子貢曰：夫子之道至大也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，夫子蓋少貶焉。孔子曰：賜，良農能稼，而不能爲穡，良工能巧，而不能爲順。君子能脩其道，綱而紀之，統而理之，而不能爲容。今爾不脩爾道，而求爲容，賜，而志不遠矣。同上

禮可以損益，道不能損益。道就是道，不是商品，商品可以降低價格，道就不能降低標準。子貢「億則屢中」，爲求迎合和滿足世人好惡，以爲道如貨殖，不妨貶值，以求世人採用。子貢祇看眼前，所以孔子諄諄告誡他說：要有大志，要脩大道，這才是君子。

顏回入見。孔子曰：吾道非邪！吾何爲於此？顏回曰：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雖然夫子推而行之，不容何病。不容然後見君子，夫道之不脩也，是吾醜也；夫道既已大，脩而不用，是有國者之醜也，不容何病？不容，然後見君子。同上

顏回的意思是說：道脩與不脩，在我不在人；道用與不用，在人不在我。不强求人信我之道，不强求人行我之道。否則就是强行霸道，不是孔子顏回所謂的君子之道。

子曰：從我於陳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先達

孔子晚年回到魯國，懷念曾在陳蔡從游的弟子，其中以顏淵居四科之首，他能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。」述而。能脩道，也能行道，是孔子最稱許的一位弟子。

七、隱 者 之 譏

孔子離開魯國，滿懷着「視天下猶一家，中國猶一人」朱子語的崇高理想，帶領弟子到各國周遊，希望藉此能獲得一個改革現實政治的機會；至於理想能否實現，現實能否改變，理想和現實兩個世界的衝突能否消滅，聖人君子和野心政治家的意見能否協調，這些都不是他所考慮的問題。在一路上，他也遇見許多「道不同」衛靈公的隱者，用一半譏刺一半關懷的態度暗示他，不要和那些「道不同」的當世諸侯大夫往來，可是孔子寧可面對現實生活在亂世同類之中，也不願逃避現實去和山林中的禽獸

爲伍。

子擊磬於衛，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，曰：有心哉！擊磬乎！既而曰：鄙哉硯硯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！深則厲，淺則揭。子曰：果哉，末之難矣。憲問隱者荷蕢透過磬聲了解到孔子當時的心情，知道孔子「有心」救世，却無心改變他那「硯硯」固執的個性，不能隨俗浮沉，終究「莫己知也」，得不到世人的同情。最後，世人不容孔子，孔子終于不得已而有「莫我知也」、「知我其天」憲問的感嘆。

孔子在陳蔡的旅途上，曾先後遇到南方的幾位隱者。

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：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，已而已而，今之從政者殆而。孔子下，欲與之言，趨而辟之，不得與之言。微子楚國佯狂的隱者接輿，用「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」的鳳鳥比喻孔子。歌聲的大意是說：你若真是祥瑞的鳳鳥！何苦在德衰的亂世出現！不去遠離當今許多危險的「從政者」，逃隱在山林中呢？後來當孔子年老力衰，對世事感到絕望，連在深夜夢中也不能看到周公時代的太平日子，曾感慨地嘆道：「甚矣吾衰也，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！」述而

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：夫執輿者爲誰？子路曰：爲孔丘。曰：是魯孔丘與？曰：是也。曰：是知津矣。問於桀溺，桀溺曰：子爲誰？曰：爲仲由。曰：是魯孔丘之徒與？對曰：然。曰：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。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！耰而不輟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曰：鳥獸不可與同羣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！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微子

孔子迷失在人生的道路上，眼前是滔滔混濁的河水，不知渡口所在，適巧有兩位隱士在田間耕作，於是叫子路上前問路。長沮答語的意思是說，津渡就在眼前，聖人豈有不知？子路再問，桀溺回答的意思是說：逃避「道不同」的壞人，總不是辦法，天底下沒有一處清流，我在不停地耙土耕田，這裏就是津渡，拿起犁鋤，學我一樣？孔子眼看世人，「唯恐入山之不深，浮海之不遠。」論語禽義心中悵然，若有所失，尤其在亂世中，怎可以忍心獨自離開一家一國同族的人，和不同語言的鳥獸同羣生活呢！

子路從，而後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蓑。子路問曰：子見夫子乎，丈人曰：四體不

孔子的生平及弟子

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！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殺雞爲黍而食之。見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，以告。子曰：隱者也。使子路反見之，至，則行矣。微子

荷蓀丈人隱於田畝，自耕自食，孔子說他終究是一位「隱者」。兩人不同處，荷蓀爲一人謀，孔子爲人羣謀，一個是勤四體，分五穀，一個是「四體不動，五穀不分。」兩人志趣抱負不同，「不相爲謀」衛靈公，是意料中事。孔子欲見荷蓀，荷蓀不見孔子，在氣度上，有很大的一種差別。所謂隱者，雖有傲骨驕氣，一生逃隱隱埋，使自己逃離世人，難免永久埋葬了自己，生活除穿衣吃飯之外，自己的生命在宇宙的大生命中，似乎是可有可無，顯不出他存在的價值。

孔子從楚國經陳蔡到了衛國，然後從衛國回到魯國的家鄉。在這一次由北而南、由南而北的奔走中，當接近國門時候，還遇到兩位隱者。

微生畝謂孔子曰：丘，何爲是栖栖者與？無乃爲佞乎？孔子曰：非敢爲佞也，疾固也。憲問

微生畝也是一位隱者，直呼孔子名字，疑是私下批評。他譏笑孔子的栖栖皇皇，是一位專以口辭捷給取信於人的佞人。孔子平日最厭惡佞而不仁的人。有人說：冉雍「仁而不佞」。孔子說：「焉用佞。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。不知其仁，焉用佞。」公冶長孔子屢說「焉用佞」，不用「口給」，因爲世人固陋，加以行道心切，難免言辭好辯。微生畝與世隔絕，恥於爲仁，當然無法諒解孔子的心意。

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：奚自？曰：自孔氏。曰：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？憲問

子路在魯國外城石門投宿，看守城門的隱者晨門，從過往行人的談話中，已知孔子這十幾年來的遭遇，是一位明明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」，有愛人之心而不受歡迎的人物。

隱者若隱若現，在春秋末世，或有亡國之痛，或有難言之隱，都對世人事事持有一種不關心不合作的態度，這些人不見孔子，却對孔子寄予一種同情。荷蕢、接輿、長沮、桀溺、荷蓀、微生畝、晨門等隱者，或聞磬聲，或佯狂而歌，或透過子路，用種種方式表達了心中的意見，孔子祇聞其聲，不見其人；雖然如此，不過在亂世中，有了這些隱者，才因此襯托出孔子人格的偉大。

八、孔 子 歸 魯

孔子在外倦遊十四年，在「歸與歸與」公治長和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」憲問的矛盾和苦悶心情下，最後不得已於魯哀公十一年回到魯國。

季康子以幣迎孔子，孔子歸魯。孔子之去魯，凡十四歲而反乎魯。孔子世家

魯人以幣召孔子，乃歸。左傳哀公十一年

孔子年事已高，最擔心在亂世中的文獻失傳，所以致力整理古代典籍的工作。他說：

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子罕

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。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。足則吾能徵之矣。八佾

孔子是一性情中人，他一生中最疼愛的弟子顏回，在他晚年不幸早死，這件事使他幾乎慟不欲生。

顏淵死。子曰：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

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子慟矣！曰：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。先進

孔子最痛恨的是虐待善良百姓的官吏。在他晚年，他的弟子冉求做季康子的家宰，竟然替季氏聚斂財富，孔子知道了這件事，立刻叫弟子們鳴鼓攻之。

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先進

孔子七十以後，自述爲學的過程說：見爲政篇

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

孔子從十五歲開始立定志向，心想人生不過百年，豈能祇看眼前，於是上溯源遠流長的古代歷史文化，專心學習古代聖人「脩己以安百姓」憲問的大道。他說：「志於道」述而，又說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」述而。孔子求的是傳統，爲的是現代。

三十而立。

孔子說：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」季氏，又說：「立於禮」泰伯。禮有古禮今禮，今禮從古禮

孔子的生平及弟子

損益而來。「慎終追遠」中有古禮今禮，任何人都必須講求。制度風俗生活習慣中有古禮今禮，任何人亦都必須講求。一個人生活在人羣中，一切言行不違背禮，自然能在社會上立得住腳，內心既無困擾，外力也動搖你不得。孔子從「年少好禮」孔子世家到了三十歲，在僭禮不講禮的風氣下，祇有他是一位知禮守禮的君子。

四十而不惑。

孔子說：「知者不惑」子罕篇。所謂智者，有兩層含義：一是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。」爲政，無時無刻知道所不知道的，日積月累，自然成爲智者；不然，不知道的永遠不求知道，這就不是智者。一是用有限知識，觀察古往今來人事變化，難免有所矇蔽，於是是非不明，黑白不分。孔子到了四十歲，却能做到「學而不厭」述而，日日追求新知，不爲是非所惑的智者。

五十而知天命。

孔子說：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」顏淵。死生富貴，皆由天命，祇好聽天安排，不可強求；至於天賦予人的仁愛之性，伴隨着生命的生長而繼續不斷地擴充，人可以自己作主，不假外求。孔子到了五十歲，方體悟到生命的意義。

六十而耳順。

孔子說：「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」堯曰。所謂知言不易，知人更難。知人由於知言，知言由於耳順。孔子到了六十歲，已能打破人我之間的種種隔閡。

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

孔子自述：「其爲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述而。孩提之童，皆能忘食忘憂，從心所欲；而孔子自少至老，一生中經歷許多磨練，仍然不失赤子之心，所不同的，他能隨便說一話，做一件事，都能中規中矩，不使人受到一點兒傷害。

孔子晚年過着自由安閑的生活。他專心教育事業，成爲兩千餘年來知識分子的典型人物。他說：

有教無類。衛靈公

誨人不倦。述而

孔子不分年歲、資質、身份、階級，凡願意來學的，都一律給予受教的機會。他有一

種孜孜不倦的誨人精神，使弟子自動感到「學而時習」是一種悅事，所以整部論語中，處處是樂，而無一個苦字。自孔子說出「有教無類」，從此教育普及，上至帝王將相，下至販夫走卒，都尊稱孔子為萬世師表。

子曰：述而不作。述而

孔子懼，作春秋。孟子滕文公下。

孔子所述是詩書禮樂，所作是春秋。春秋的主旨重在尊王攘夷。他說：

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憲問

管仲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。」為的是尊天子，攘夷狄，救中國；在孔子看來，這是仁者建立萬世功業的最高表現。仁者治天下，不可不以道德維繫民心；救天下，則不能空談道義不講實力。孔子論仁，在華夏之防、民族意識上，有另一層含義，不可不知；否則，「吾其被髮左衽矣」，何仁之有？

孔子不幸於魯哀公十六年（公元前四七九年）卒，年七十三歲。

九、孔 子 弟 子

司馬遷說，孔子弟子有三千人，深通六藝的有七十二人孔子世家，又說「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」仲尼弟子列傳。

受業弟子中，² 入門有早有晚。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、宰我、子貢、冉有、子路等，是孔子早年弟子；曾子、子游、子夏、子張、有子、澹臺滅明等，是孔子晚年弟子。

孔子弟子各有不同的性格和資質。如顏回：

子曰：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，如愚，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，回也不愚。爲政
子謂子貢曰：女與回也孰愈？對曰：賜也何敢望回，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。公冶長

顏回領悟力強，能聞一知十，發明師說，不違師道，是一位大智若愚的智者。曾子說他「有若無，實若虛」泰伯。在老師和同輩的印象中，顏回看似虛無的愚者，實則內

2. 參看朱彝尊撰孔子弟子考。

心是實有不愚、隱藏着人不能及的智慧。

曾子曰：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。泰伯

子曰：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雍也

顏回有恢弘的氣度，從不在利害得失上事事和人計較；在人我之間，他始終不間斷地能以至誠愛人之心，打破人我無形存在着的一層隔閡。

子曰：賢哉回也。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。雍也

顏回住在貧民聚集的陋巷裏面，過着簞食瓢飲別人不堪忍受的艱苦生活，使他不幸在四十一歲時短命早死，雖然如此，但他心中一直懷着「道之不脩，是吾醜也。」世家的好學精神，他每天不停地在自己所脩的道上邁步前進，在充實而有生氣的生活，使他充滿了人所不能體會的快樂。孔子在陳蔡絕糧，弟子皆有怨心，唯獨顏回在飢餓的環境中面帶堅定的信心和樂觀的態度，這也是他平日在艱苦中磨練出的一種性格。孔子說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唯我與爾有是夫。」述而對他期望最深，可惜其道不傳。

古來讀書人，大都不善理財，不顧生計，於是發展成一個安貧樂道的觀念。孔子說「志於道」述而，可是未嘗教人安於貧窮，祇說「游於藝」。一個人有了藝能，自然就不致三餐不繼。如果大家都要求讀書人一生安於貧窮，不顧生活，這不是孔子脩道立教的意思。

在孔子弟子中，顏回最貧，子貢最富。

子曰：回也其庶乎，屢空；賜不受命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。先進

七十子之徒，賜最爲饒益。……子貢結駟連騎，束帛之幣，以聘享諸侯，所至國君，無不分庭與之抗禮，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，子貢先後之也。史記貨殖列傳
子貢「使於四方」子路顏淵，能「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」，這是由於他的財富力量。樊遲請學稼圃，孔子說這是小人的事子路；子貢貨殖營利，孔子既未深許，亦未深斥，或許有人懷疑這是孔子重商輕農的思想，不然何以不許樊遲「用稼」。

子貢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子曰：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子路

孔子不是計較弟子學貨殖或學稼圃，問題在身爲一個士人，是否能將所學用世，樊遲、子貢都是一個士人，他們做的事，如祇求利己，不求用世，沒有盡到做士人的責任，這是孔子所以不以樊遲學稼圃爲然的一個主要原因。

子貢有「侃侃如也」的樂觀個性，孟子說他「善爲說辭」公孫丑上，孔子說他「始可與言詩已矣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學而。是一位博學而有悟力的智者。孔子死後，弟子服喪三年，三年之外，唯獨子貢在墓旁築室，又居三年。滕文公上可以稱得上是一位至情至性「富而好禮」學而的賢者。

子貢「言詩」，子夏亦「言詩」。

子夏問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。何謂也？子曰：繪事後素。

曰：禮後乎？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八佾

子貢、子夏「言詩」，談的都是現實人生問題。孔子說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」季氏 孔子教人學詩學禮，意在教人在一生中，文學生活和道德生活要兩面兼顧，要相互充實，不能祇偏一邊。子夏雖有領悟的能力，不過後來却朝向學問一途發展。

子夏曰：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子張

子夏曰：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，可謂好學也已矣。子張

子夏以博學成名。孔子死後，在西河廣收弟子。仲尼弟子列傳對孔子教人爲學的程序上，却和同門子游發生了意見上的爭執。

子游曰：子夏之門人小子，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，抑末也；本之則無，如之

何？子夏聞之，曰：噫！言游過矣，君子之道，孰先傳焉？孰後倦焉？譬諸草

木，區以別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誣也。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？子張

子游子夏爭的是本末先後問題，子游教人從大本大原處着眼，子夏教人從眼前事物上下工夫，然後由近及遠，由小及大。

子夏傳孔子的六藝之學，開創了荀子一派的儒學，普及了漢代經學研究的風氣，可謂功不可沒；但真能樹立尊師重道觀念，使孔子人格成爲國人典範的，是孔子認爲最魯鈍的弟子曾參。

參也魯。先進

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啓予足，啓予手。詩云：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泰伯

在孔子弟子中，平日臨淵履冰，實踐夫子之道的，祇有曾子一人。不問親存親歿，不使孝心須臾喪失的，也祇有曾子一人。曾子資質魯鈍，心地仁厚，全是出之自然，他在病痛中，仍然不改其平日戰戰兢兢的態度，小心翼翼地，不使自己的孝心受到任何的傷害，也唯有如此資質的人能够如此。

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，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，不習乎？學而

人我相處，或是有了隔閡，不在要求他人，或指摘對方的不忠不信，而要日日不間斷地反省自己，是否已盡到潛藏在內心深處生來就有的忠信之德。曾子的省，是由內而外，由己及人的。他上承孔子，下啓子思、孟子，開展演變成我國思想上一條重要的血脈，主要就在這一個省字上。

曾子曰：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泰伯

人到死時，一切都拋開了，落得一無所有，方露出自己生來就有的一點善性，這就是人唯一和禽獸不同的地方。曾子從人之將死說性善，後來發展到孟子，引申古代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。」所含的性善觀念，從人之初生說性善，從此曾子孟子的性善學說，落實在現實人生和歷史的實際問題上，發生了很大的作用。

孔子的弟子，由於各人的性格和資質的不同，以及平日對夫子之道領悟的深淺精粗的不同，因此孔子死後，有的功在傳經，有的功在傳道，有的偏重問學，有的偏重德性，各有不同的發展方向。

十、孔 子 思 想

孔子不輕易談「天」，最關心的是「人」。他從一個人的道德修養程度上，常說到「聖人」、「仁人」、「成人」、「善人」、「惠人」、「君子人」、「野人」、「小人」、「佞人」和「斗筭之人」。這些人，有的在現實社會中可以經常遇到；有些見不到的，所謂「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」、「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」述而，聖人善人則是孔子理想中的一個典型人物。孔子眼前所能接觸、或在文獻中所能看到的，有

「予一人」、「民人」、「庶人」、「丈人」、「婦人」、「君夫人」、「大人」、「行人」、「封人」、「古之人」、「齊人」、「魯人」、「鄉人」、「黨人」、「邦人」、「南人」、「遠人」、「異邦人」，其中有身份、地位、年齡、性別、時代，以及地域的不同，而孔子都將他們納入道德範疇之中，作一個公平的衡量。

孔子注意到人和道德有不可分的關係，所以提出一些道德觀念，期望藉此改變每一個人的道德意識，消除每一個人爭而不讓的自私心理，以求打破人我之間一層無形的隔閡。如父母子女間之「孝」的觀念，論語篇首載有子的話說：

有子曰：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？學而

有子說，孝是「仁之本」。孔子答樊遲問仁，說仁就是「愛人」顏淵。做子女的：祇愛自己，或坐等父母的愛，或對父母敵視，這都不叫做「愛人」；凡事抬出一個理字，爭是非，對事不對人，不講真情真意的，這也不叫做「愛人」。古人說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；現代人說，天下有不是的父母，於是兩代在是與不是之間，各持一端，互不相讓，父母說子女不孝，子女說父母不講道理，這是由於是非心太重的緣故，是非心太重，情意相對減輕，結果就自然形成了今人所謂「代溝」。孟子說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……，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」公孫丑上。爲人子女的，不是說凡事盲目順從，不論是非。孟子將惻隱之心的仁放在第一，是非之心的智排在第四，意在教人先惻隱而後是非。當父母有過，可暫時將是非之心擱置一邊，先出之於一片真摯的愛心和敬意，那麼天底下就永無「犯上」「作亂」以及不孝的事情發生了。孔子說：

事父母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里仁

孔子不諱言父母的過失。人子愛親，應該不生怨心，不爭是非，不使父母低頭認罪，祇檢討自己是否犯了不孝的過失，擔心自己是否已盡到十分的孝心，這樣，兩代之間必然和諧；如父母有了過失，子女所表現的，是不滿、是爭論，是指摘，對事而不對人，重理而不重情，這樣，兩代之間必然衝突。孔子看出人我之間有一層無形的隔閡，使得彼此的情意和思想不能溝通，所以首先提出一個孝字，在人我關係上，以父母和子女爲起點，爲的是要和諧人我的情感，而不是增加人我的衝突，每個人都有父母，都擺脫不掉這層關係，既然如此，如每個人能將這起點上的情意盡到了，這就是

孝，然後再將這孝心擴充，立身社會，自然就能與人和平相處。孔子說：

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雍也

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顏淵

仁的內涵是愛，其中不夾雜絲毫仇恨和私心私欲，是人已相處共同遵守的一個法則。能愛人的人便是仁者，充滿仇恨傷害仁者的便是不仁者。

顏淵問仁。子曰：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！顏淵曰：請問其目。子曰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顏淵

孔子所說的「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言思恭、事思敬。」等「九思」季氏，就是「克己復禮」的內省工夫，這種工夫，也是基於一個愛字。人已相處時，能自動自發，隨時在視、聽、言、事中，從內心自然流露出真誠的愛意，給人一種溫和、謙恭、忠實、敬謹的印象，讓人有一種和藹和快樂的感覺。每一個人平日時時省察，時時涵養，表現出來的，自然不需禮的約束，而一切言行舉止都能中規中矩，符合禮的要求。

孟懿子問孝。子曰：無違。樊遲御，子告之曰：孟孫問孝於我，我對曰：無違。樊遲曰：何謂也？子曰：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；祭之以禮。爲政
曾子曰：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學而

孔子將孝和禮的抽象觀念，落實在人生實際問題上。養生送死是人生一大事，父母活在世上不說，死了以後，心中哀慟，想到要埋葬、祭祀，這是人之常情，也可說是人類天性中最原始的一點愛意。孟懿子違背了他父親臨終時的遺命，既不學禮，又不守禮；他問到孝字的意義，孔子告訴他，意思是說：一個人不論父母是活在世上，或離開人世，至少不能失去這天性中僅存的一點愛意，奉事葬祭是愛的表達方式，祇要這方式能使自己心安，能使父母快樂，這就是孝。因爲世上有些人平日對活着的人不肯施捨一點感情，寧願對死去的人不計報酬而心甘情願地掏出情意；所以曾子說，每一個人如果能够將對死人的這份真實愛意，用在活人身上，那麼社會的習俗自然就變好了。其實，社會習俗是禮的具體內容，曾子所發展的禮，就是源於孔子的孝的思想，既平實，而人人隨時隨地可以付諸實踐。

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：大哉問。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。喪，與其易也，寧

戚。入脩

禮之本是愛，不是形式。人人都懂得這個道理，可是爲了要贏得別人的羨慕，博取別人的稱譽，往往講究虛文形式，而在與活人往來爲死人送葬的時候，無形中就沖淡了內心歡樂和哀戚的愛意。

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爲政

子曰：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？顏淵

儒家之法和法家之法不同。政令刑罰固然可以判斷是非曲直，而究竟不能使人心悅誠服，惟有用德和禮的約束力量，才能使人與人可以互通情意，可以避免爭訟。而德和禮也是基於一個愛字。通常一般人祇知法家之法，而不知兩千年來在政治上能發生作用的正是儒家之法。

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。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雍也

孔子論人，以「不遷怒、不貳過。」爲好學，不以讀書爲好學。

子曰：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衆，而親仁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學而

孝弟仁愛是本，學文讀書是末。子夏說：「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同上 子夏雖然功在傳經，也認爲人我相處是學的第一義，讀書是第二義。後人不重道德實踐，專務讀書，不從實踐上求，祇在書本上學，以爲學問僅在書本上，不講愛人之德，祇爭是非，於是誤解了孔子的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。」述而的精神，失去了「學」的道德意義。其實，學的主要意義，是學如何做人，如何愛人。上述孔子論仁、論孝、論禮、論政、論學，簡單地說，關鍵在一愛字上。實踐一分愛，人我之間的隔閡就消失一分，實踐十分愛，人我之間的隔閡就會消失十分。孔子不厭不倦，一生最關心的，其實就是這個現實的問題。